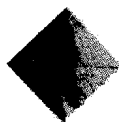


陳若曦集

陳若曦集

台灣作家全集
短篇小說卷



召集人／鍾肇政

編輯委員／張恆豪（負責日據時代作家作品編選）

彭瑞金（負責戰後第一代作家作品編選）

林瑞明（負責戰後第二代作家作品編選）

陳萬益（負責戰後第二代作家作品編選）

施淑（負責戰後第三代作家作品編選）

高天生（負責戰後第三代作家作品編選）

資料蒐訂／許素蘭、方美芬

編輯顧問／

（臺灣地區）：張錦郎、葉石濤、鄭清文、秦賢次

宋澤萊

（美國地區）：林衡哲、陳芳明、胡敏雄、張富美

（日本地區）：張良澤、松永正義、若林正文、

岡崎郁子、塚本昭和、下村作次郎

（大陸地區）：潘亞曦、張超

（加拿大地區）：東方白

（歐洲地區）：馬漢茂

美術策劃／曾堯生

台灣作家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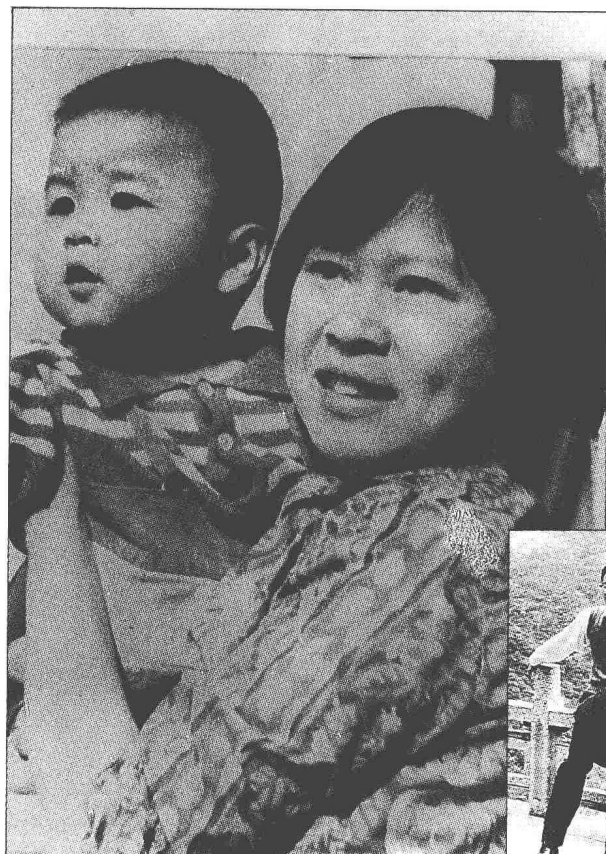
短篇小說卷





一九八七年家居照

一九六八年，
與八月大的長子段大東母子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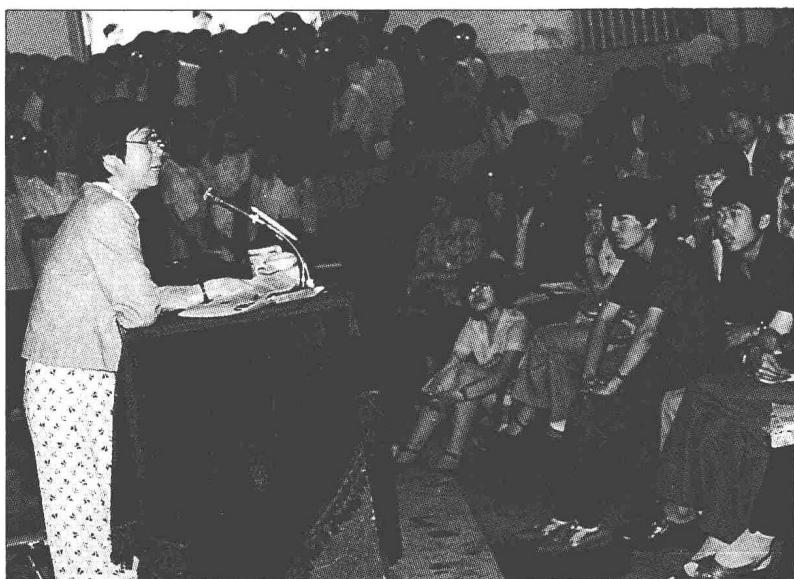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一年秋陳若曦（右二）
到王禎和（左一）的故鄉花蓮遊覽。
左二為歐陽子。



一九五八年與南北社諸君攝於台北。
陳若曦（左三）、李歐梵（右三）、
白先勇（右五）、歐陽子（右六）。

一九八二年在可來居接待陳映真夫婦和七等生（左一）



一九八七年應邀到蘭州大學演講台灣文學



一九八六年攝於瀋陽張學良府前

一九九〇年夏，以「海外華文女作家聯誼會」會長身分到馬來西亞組織馬國分會，並簽名贈書給當地文友。

[illegible]

出版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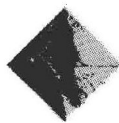
《臺灣作家全集》是臺灣新文學運動以來最有意義的選輯，也是臺灣文學出版上最具示範的創舉。全集係以短篇小說為主體，以作家個人為單位，涵蓋一九二〇年至九〇年代的重要作家，縫合戰前與戰後的歷史斷層，有系統地呈現了現代文學史上臺灣作家的精神面貌。

在內容上，包括日據時代，由張恆豪編輯；戰後第一代，由彭瑞金編選；戰後第二代，由林瑞明、陳萬益編選；戰後第三代，由施淑、高天生編選。全集計劃出版五十冊，後每隔三年或五年，續有增編，一人以一冊為原則，戰前部分則因篇幅不足，有二人或三人合為一集。

在體例上，每冊前由召集人鍾肇政撰述總序（文長兩萬字，首冊為全文，其它則為濃縮），精扼鉤畫出臺灣新文學發展的歷程、脈絡與精神；並由各集編選人執筆序言，簡要介紹作家生平及作品特色；正文之後，則附有研析性質的作家論，及作家生平寫作年表、小說評論引得，期能提供讀者參考。臺灣面臨歷史的轉捩點，瞻前顧往之際，本社誠摯希望能對臺灣文學的出版、推廣、教育及研究上有所貢獻。

台灣作家全集

短篇小說卷



緒 言

鍾肇政

時代的巨輪轟然輾過了八十年代，迎來了嶄新的另一個年代——九十年代。

發軔於二十年代的台灣文學，至此也在時代潮流的沖激下，進入了一個極可能不同於以往的文學年代。

然則這九十年代的台灣文學，究竟會是怎樣的一種文學？

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似乎更應該先問問：台灣文學又是怎樣一種文學？
曰：台灣文學是台灣本土的文學、台灣人的文學。

曰：台灣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支。

倘就歷史層面予以考察，則台灣文學是「後進」的文學；比諸先進國的文學，即使是近鄰如日本，她的萌芽時期亦屬瞠乎其後，比諸中國五四後之有新文學，亦略遲數年。

只因是後進的，故而自然而然承襲了先進的餘緒，歐美諸國文學的影響固毋論矣，

即日本文學、中國文學等也給她帶來了諸多影響。易言之，先天上她就具備了多種特色集於一身，因而可能成爲人類文學裏新穎而富特色的一支——當然這種說法恐難免落入過分單純化機械化的發展論，未必完全接近實際情形。事實上，一種藝術的發芽與成長，土地本身的人文條件與夫時代社經政治等的變易更動，在在可能促進或阻礙她的發展。證諸七十年來台灣文學的成長過程，堪稱充滿血淚，一路在荊棘與險阻的路途上蹣跚而行，備嘗艱辛。

職是之故，若就其內涵以言，台灣文學是血淚的文學，是民族掙扎的文學。四百年台灣史，是台灣居民被迫虐的歷史。隨著不同的統治者不同的統治，歷史上每一個不同階段雖然也都有過不同的社會樣相與居民的不同生活情形，而統治者之剝削欺凌則始終如一。七十年台灣文學發展軌跡，時間上雖然不算多麼長，展現出來的自然也不外是被迫虐被欺凌者的心靈呼喊之連續。

台灣文學創建伊始之際，我們看到台灣文學之父賴和以文學做爲抗爭手段之一的筆跡。他反抗日閥強權，他也向台灣人民的落伍、封建、愚昧宣戰。他身體力行，諸凡當時的抗日社團如文化協會、民衆黨和其後的新文協等，以及它們的種種活動，他幾乎是每役必與，並驅其如椽之筆發而爲〈一桿稱子〉、〈不如意的過年〉、〈善訟的人的故事〉等小說與〈覺悟下的犧牲〉、〈南國哀歌〉等詩篇，爲台灣文學開創了一片天空，樹立了

不朽典範。

中期，我們又有幸目睹了台灣文學巨人吳濁流之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最慘烈階段之際，在日本憲警虎視眈眈下，吳氏冒死寫下《亞細亞的孤兒》，戰後更在外來政權戒嚴體制的獨裁統治下，他復以《無花果》、《台灣連翹》等長篇突破了統治者最大的禁忌。他不但為台灣文學建構了巍峨高峰，還創辦《台灣文藝》雜誌，創設台灣第一個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培養、獎掖後進，傾注了其後半生心血，成為台灣文學的中流砥柱。

七十年霜的台灣文學史上，傑出作家為數不少，尤其在時代的轉折點上，每見引領風騷的人物出現，各各留下可觀作品。此處暫不擬再列舉大名，但我們都知道，在統治者鐵蹄下，其中尚不乏以筆賈禍而身繫囹圄，備嘗鐵窗之苦者，甚或在二二八悲劇裏飲恨以終者。以所驅用的文學工具言，有台灣話文、白話文、日文、中文等等不一而足，蔚為世界文壇上罕見奇觀，此殆亦為台灣文學之一特色。日據時，曾有「外地文學」之稱，輒近亦有人以「邊疆文學」視之，唯她既立足本土，不論使用工具為何，其為台灣文學則無庸否定，且始終如一。

不錯，七十年來她的轉折多矣。其中還甚至有兩度陷入完全斷絕的真空期，其一為戰爭末期所謂「決戰下的台灣文學」乃至「皇民文學」的年代，以及戰後二二八之後迄

國府遷台實施恐怖統治、必需俟「戰後第一代」作家掙扎著試圖以「中文」驅筆創作、接續斷層爲止的年代。一言以蔽之，台灣文學本身的步履一直都是顛躓的、蹣跚的。到了七十年代，鄉土之呼聲漸起，雖有鄉土文學論戰的壓抑，反倒造成台灣文學的欣欣向榮，入了八十年代，鄉土文學不僅成爲文壇主流，益以美麗島軍法大審之激盪，衝破文學禁忌成了不可遏止之勢，於是有覺醒後之政治文學大批出籠，使台灣文學的風貌又有了一變。

八十年代已矣。在年代與年代接續更替之際，正如若干年來每屆歲尾年始，報章上總會出現不少檢討與前瞻的論評文學，也一如往例悲觀與樂觀並陳，絕望與期許互見。有一明顯的跡象是嚴肅的台灣文學，讀者一直都極少極少，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消費社會、資訊多元化社會以及功利主義社會裏，文學的商品化及大衆化傾向已是莫之能禦的趨勢，於是當市場裏正如某些論者所指摘，充斥著通俗文學、輕薄文學一類作品，純正的文學乃又一次陷入危殆裏。

然而我們也欣幸地看到，八十年代末尾的一九八九年裏民主潮流驟起，舉世爲之震動。繼六四天安門事件被血腥彈壓之後，卻有東歐的改革之風席捲諸多社會主義共產國家，連蘇聯竟也大地撼動，專制統治漸見趨於鬆動的跡象。（草此文之際，世人均看到蘇俄首任總統終告產生。）這該也是樂觀論者之所以樂觀之憑藉吧。

不錯，新的人類世界確已隨九十年代以俱來。即令不是樂觀者，不免也會睜大眼睛看著世局之演變並對它有所期待才是。而九十年代台灣文學，自然也已是呼之欲出！君不見繼八九年年尾大選、國民黨挫敗之後，台灣的民主又向前跨了一步，即令有第八任總統選舉的權力鬥爭以及國大代表之挾選票以自重、肆意敲詐勒索等醜劇相繼上演於國人眼睜睜的視野裏，但其為獨大而專權了數十年之久的國民黨真正改革前的垂死掙扎，彰彰在吾人耳目。

在九十年代台灣文學即將展現於二千萬國人眼前之際，《台灣作家全集》（以下稱「本全集」）的問世是有其重大意義的。過去我們已看到幾種類似的集體展示，計有《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共五卷，明潭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八卷，後再追加四卷，遠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七月）、《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十卷，文壇社，一九六五年十月）、《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十卷，幼獅書店，一九六五年十月）等四種。無獨有偶，前兩者均為戰前台灣文學，後兩者則為清一色戰後台灣作家作品。而其中，除最後一種為個人結集之外，餘皆為多人合集。值得一提的是後兩者出版時，白色恐怖仍在餘燼未熄之際，前兩者則是鄉土文學論戰戰火甫戢、鄉土文學普遍受到肯定之後，因此可以說各各盡了其時代使命。

本全集可以說是集以上四種叢書之大成者。其一，是時間上貫穿台灣新文學發軔到

輓近的全局；其二，是選有代表性作家，每家一卷，因而總數達數十卷之鉅，堪稱自有台灣新文學以來之創舉。是對血漬斑斑的台灣文學之路途上，披荆斬棘，蹣跚走過的前輩們，以及現今仍在孜孜矻矻舉其沉重步伐奮勇前進的當代作家們之獻禮，也是對關心本土文學發展的廣大海內外讀者們的最大禮物。

（註：本文爲《台灣作家全集》〈總序〉的緒言，全文請看《賴和集》和《別冊》。）

牽懷海峽兩岸

——陳若曦集序

陳若曦在《速說四十六年》中說：「我的工農家庭出身，以及五十年代台灣的社會和政治情況，在在都激發我要求改革的心情。終於，從害怕政治，我一變而熱衷政治。」這段自白，誠可作為了解小說家陳若曦人格和風格的基礎。時代背景與家庭因素，使得陳若曦小說充滿現實政治色彩和感時憂民的情懷，結合了台灣、大陸、海外的生活經驗，試圖以史筆刻劃分裂年代的風雷和滄桑，此一文學風貌自是與現代派小說家中的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有極大的不同。

陳若曦，本名陳秀美，一九三八年出生於世代木匠的家庭，父親頗有民族意識，憎惡日本的殖民主義，因受家庭的影響，陳若曦自小即對日本的行徑抱持反感心理。十歲以前，在農村長大，後來進入台北一女中就讀。一九五七年考入台大外文系，因受夏濟安、葉慶炳老師的啓發，乃開始其創作生涯，尤其大三時，和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

李歐梵、戴天諸人籌組「現代文學社」，創刊《現代文學》雜誌。一九六二年秋天，赴美留學，先後主修英國文學及美國小說。後來在一九六六年，隨著夫婿段世堯從加拿大取道歐洲進入中國大陸，其時正逢「文化大革命」，親身經歷了這一場空前的浩劫。一九七三年十一月離開大陸抵達香港，一年後返回加拿大溫哥華定居，後曾應聘到史丹福胡佛研究中心作過短期研究。

緣起於如此波瀾動盪的人生經歷，陳若曦乃苦心孤詣，意圖統攝三地的生活經驗，為現代中國的苦難悲劇造像，以呈顯出海峽兩岸多種價值觀念的衝突和海外遊子心靈的徬徨不安。

事實上，無論從早期〈辛莊〉、〈最後夜戲〉的台灣鄉土情懷，反映農村生活的變遷，到〈尹縣長〉、〈查戶口〉一連串暴露中共文革的腐弊，到〈城裏城外〉、〈路口〉的牽懷海峽兩岸，陳若曦的心一直是屬於廣大苦難的庶民階層，永遠與被壓迫、受欺凌，患苦於離亂、塗炭於兵燹的勞動民衆站在一起。陳若曦的愛和關懷，顯然已超越過海峽兩岸的政權，而著眼於更長遠更深沉的文化層面，而以細膩落實的情感歸向，去親炙在分裂歲月中兩岸三地那許許多多徬徨無依的心靈。特別是中期和後期的作品，她的政治小說，充滿了淳樸、純摯、撼動人心的文學張力，鮮少運用繁複的西方文學手法，卻在平實流暢的寫實基調中，仍保有其一定的思想高度，此乃十分難得的。